

一本令人感動的好書： 青木新門《納棺夫日記》

—電影「送行者：禮儀師的樂章」原案

汪雁秋 ◎ 前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



納棺夫日記

青木新門著；蕭雲菁、韓蕙如、
廖怡雅譯/新雨/9806/285頁
22公分/320元/精裝
ISBN 9789862270349/861

◆ 前言

2009年6月，臺北縣新雨出版社出版了日本青木新門《納棺夫日記》中譯本，這本中譯本係由蕭雲青（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日語講師，留學日本獲臨床心理學碩士），韓蕙如（英國Swansea大學翻譯語言學碩士，專職翻譯），及廖怡雅（政大日文系畢，曾修日本宗教相關課程）三人合譯而成，各有專長，因此對原作者的構思頗能掌握，文字流暢，讀來毫不青澀。

作者青木新門1937年出生於日本富山縣入善町。四歲時與父母遷居舊滿州（今中國東北地方），日俄戰爭時，父親被派到西伯利亞，從此再無消息。戰爭結束後，他與母親及幼小的弟妹被送往集中營等待返國，而弟妹卻因病死亡，母親又重病，他背著弟弟

及另一同在集中營的阿姨將弟妹送往集中火葬場，看到弟妹化成灰燼，在他幼小心靈上刻畫著不可抹滅的傷痕，那年他八歲。

返國後，他曾就讀早稻田大學，未畢業，再因家庭變故，一度從商，開了一家酒吧兼喫茶店。他的店成了騷人墨客常聚的場所，他也隨之自由開放，醉心於寫作，未能專心經營，喫茶店因而倒閉，一時陷於困境。爲了養家，他需要找尋工作。他在報紙上偶然看到一個「冠婚葬祭自助會」的徵人廣告，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，前往應徵，從此踏上他完全陌生，人多視爲低賤的納棺（即對往生者淨身、化妝、入殮）工作的領域，忍受著親友及社會的卑視、家人的不諒解，一直勇往向前。數十年後的今天，他卻成爲納棺工作的專家。現任禮儀公司董事與監察人。著有詩集《雪原》，文集《陽光灑落樹蔭的風景》等書。

1993年，青木新門將他自己從事納棺工作的心路歷程，所看到種種悲歡離合的故事及他在工作中領悟到生與死的觀念，寫成了



《納棺夫日記》，他的初意只是將從事這項工作的感受隨意寫下來，委託當地一家小出版社「桂書房」出版，想不到這本書出版後大受好評，作者一夕成為名人，西諺云：「上帝關了一扇門，卻會開啓另一扇門」，上帝真的為作者開啓另一扇脫離貧困的門，也讓讀者對生死有了許多新的認識。

◆ 關於《納棺夫日記》

青木新門的《納棺夫日記》初次印行是在1993年，出版後受到好評，引發了熱烈討論風潮，也影響日本人對傳統「納棺夫」這項職業的卑視改觀。五年後作者將原書修訂，刪除原來的日期，以章節方式出版（分為靈的季節、關於人之死的種種、光與生命三章）。並加推薦序兩篇、作者註釋、關於「納棺夫日記」、後記、文庫版特別後記、日本知名佛學作家高史明〈光明之書：從《納棺夫日記》中感受的喜悅〉等。

作者在其「納棺夫日記」之中，詳述他這本書寫作的經過及初稿的形式，他列舉他的初稿是這樣的：

X月X日 陰天

今天第一次負責納棺的工作。

第一次負責這個工作就很不走運，因為往生者的遺體既高大又結實，而且僵得很利害，讓我滿頭大汗，整整花了兩小時才弄完，總之我非常緊張又很疲憊……。

X月X日 多雲時晴

……今天到第三位往生者家裡，因為遲到了，被對方家屬破口大罵，大刺刺地

直稱我「納棺夫」，讓我覺得心裡很不舒服。字典裡可沒有「納棺夫」這個用語……。

X月X日 雲

叔父來了，他說我是家族之恥，甚至到對我下最後通牒，說我如果再不換工作的話，就要和我斷絕關係……。為什麼這種工作會被人如此厭惡呢？

簡單幾行文字，道出了作者的心靈交戰，及對人們輕視納棺工作的不平。

作者在本文中也說明了他後來改變日記的寫法，開始記述一些短文，及名言等如：

西藏度亡經：「人們都說在死的對照下，才能實現生的燦爛耀眼，但其實應該是：唯有接受了死，才有辦法接受超越生死的光芒照射，才能實現生的燦爛耀眼。」

愛因斯坦：「不科學的宗教是盲目的，沒有宗教的科學是危險的。」

名人的經典名言，使他開始閱讀宗教或哲學書籍，領悟到生與死的哲理。書中他一再提到日本淨土真宗開山祖親鸞上人（1173-1262，八歲出家），著作裡闡述佛教對生死的觀念及體驗「光」的存在；也一再提到日本詩人宮澤賢治的作品對於「死」的詮釋，這些人影響了他的思維，他信佛，但不是迷信的而有科學的分析，他對生死觀不是悲傷而是光明。他曾這樣說：「……走在前面，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觸碰到的人是可以信賴的。只要有這樣的人走在前面，就能安心地跟在後面前追進。……對末期病患者而言，激勵太過殘酷，善意則太讓人悲傷；講經、

說法或言語，對他們來說都不需要。只要某個有著美麗清澈的眼眸，像一陣清風般的人在身邊，這就足夠了。」

他的這句話「美麗清澈的眼眸」似是影射著他自己的一段往事，一次，他去為一位往生的老人淨身入殮，想不到這位老人是他初戀情人的父親，當時阻礙了他與初戀情人的結合。當他冒著滿頭大汗，為往生老人做淨身工作時，發現身邊有一位女士，那清澈的眼眸，似曾相識，她默默地含著淚為他拭汗，原來這位女士是他的初戀情人，這種面對昔日戀人及她父親的遺體時，他在書中如是說：「再見的訝異和淚水的深處，還存在某些東西，……那種依偎般的坐在我身邊不停的為我擦汗，不帶一絲輕蔑、憐憫或同情，我所感受到的是超越男與女的關係……覺得有信心繼續從事這份工作。」這種感受徹底改變了往日忌諱著死亡人的心理，決定了他日後的新人生觀。這是他後來從事納棺工作的潛在因素。走筆到此，筆者想到英國文學史上著名的Pepys（1633-1703）的日記，這部日記是作者自撰的土語而寫成，為的是不想讓他妻子看懂。這部日記約到百年後才被一位教士翻譯成英文，一時轟動，在英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，因為在這部日記裡述及倫敦大火，倫敦鼠疫等大災難，還有他與女僕的曖昧關係，及倫敦上流社會人士百態等，對史學家來說是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。又如胡適的日記雖簡單，但卻有很多隱喻，讓後生閱讀時要費很多時間去解秘，但《納棺夫日記》卻坦率地描述他週邊的人、事、物、及他的心境、他的人生觀改變等。

筆者覺得他的日記不僅記述每日生活點滴，而有他對宗教的觀念，他對生死的透視，可說是一本富有哲理的日記文學作品。

◆ 電影「送行者：禮儀師的樂章」

1996年，青木先生家中來了一位貴客，他是日本知名演員本木雅弘先生，他讀了這本書深受感動，促使他前往拜訪作者，遊說他同意將這本書改編成電影。青木先生當時想到電影能否表現他所要傳遞宗教的觀念，觀眾能否接受生離死別的悲痛鏡頭等問題而婉拒。但本木雅弘卻不氣餒，長達十三年的奔走與連繫，他的誠意感動了作者，終於同意。作者要求：1. 不要用原書名，2. 不掛原作者之名。最後雙方達成協議，而有電影——《送行者：禮儀師的樂章》的誕生。想不到這部電影上演後轟動全球，在日本榮登2009年評價最高影片，獲最佳導演、最佳女配角獎；在美國，獲得第28屆夏威夷電影節觀眾歡迎票選獎，更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（第81屆奧斯卡金像獎），成為日本電影史上首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外語片的殊榮；在中國獲得「金雞百花獎」，最佳外國電影、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導演等；在臺灣持續上演十一週，票房打破歷年來外語片的記錄，高達三千萬人次。超過臺灣人口總數，表示有不少人重覆觀賞（參見本書推薦序，頁3-5），網站上還有不少稱讚的短文及留言。筆者當時未去留意，失之交臂，今讀原書後，即去租了DVD在家觀賞，片長兩小時，筆者是流著眼淚看完的，深深感到這部影片所以能獲得全球人們的歡迎，其來有自。



第一，導演及編者的巧思，掌握原書的菁華，以倒敘法（回憶的方式）表現。全劇不以原作者所寫一個平凡文人從商失敗為始，而以煙雨茫茫的天氣為引介（作者稱之為「霽」，「霽」者是指下雨又下雪的天氣），並以「聖母頌」為影片開始的背景音樂，回述男主角從事納棺工作的初體驗及經歷，更能感受到送往生者走上「來生旅程」的意義，正如書中一位火葬工作者所言：「那裡有一道門，穿過這道門即是進入另一世界」同樣的意義。全部畫面優美、寧靜，而不是對死亡的恐懼。更為突出的是反諷及對比法的表現，男主角是位大提琴手，借債買了大提琴，他興奮的找到一個樂團大提琴手的工作。在初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演奏會上，他陶醉的演奏著貝多芬的「歡樂頌」，那種輕快歡娛的節拍聲中，幻想他將帶著妻子環遊世界。但現實是殘酷的，演奏結束後，樂團老闆宣布解散，這種突來的惡耗，使男主角震驚而不知所以。鏡頭特寫在他茫然的臉上，顯出他面臨失業、家庭經濟困境的無奈，令人鼻酸。

第二，男主角演技精湛，本木雅弘先生是日本知名演員，曾到印度旅行，對佛教有所領悟，對生死觀的問題更有深刻的思考，讀過《納棺夫日記》，與作者有長達十三年的連繫及接觸，因此由他來演，應是最適合的人選，果然他演來入木三分，絲絲入扣，把作者的木納，宗教觀念，納棺夫工作的歷程，及他與妻子之間的關係，詮釋得淋漓至盡，也是這部影片得獎的因素之一。遺憾的是全片沒有將書中部分感人的一段與初戀情

人的巧遇，及第三章對「光」的闡述在片中表現，使觀眾有著若有所失的感覺。

◆ 結語

讀者閱讀此書時，建議先讀林景淵的推薦序——〈與不可思議之光相遇的人生〉，這篇序中敘述電影「送行者：禮儀師的樂章」得獎及各國的迴響，述及作者慘痛的童年及他如何從事「納棺夫」的經過；本書附錄有作者〈關於納棺夫的日記〉及高史明先生的〈滿溢光明之書：從《納棺夫日記》中感受的喜悅〉，讀者均可以從這些文章中瞭解本書的概貌。

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多元性文化，以儒學為主導，因而對父母長輩往生後的禮儀特別重視，即是慎終追遠，以孝為先。這種文化隨佛教傳至日本，至今日本仍保留著舊禮。從作者在其《納棺夫日記》裡所遇到各種為往生者納棺的工作中，充分表現出孔子所說的「慎終追遠」的意義。而臺灣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卻漸行漸遠，臺灣對長輩往生者多委託葬儀社辦理，使家屬與往生者之間的關係淡化，有種死後就了的感覺。

《納棺夫日記》在第三章「光與生命」裡，作者看到孕育發光的卵的蜻蜓，他忍不住淚水泉湧，因為從幾億年開始蜻蜓產卵後即會死亡，牠那身體在夕陽餘輝時所發出的「光」，是那樣鮮明，令作者深為感動，他讀到日本詩人高見順在去世前一年發行的詩集《寄自死亡的深淵》中一首詩：

電車的窗外
充滿了光

充滿了喜悅……
這個世界
人類和大自然
都充滿了幸福
但是我卻注定要死
然而這個世界好像真的很幸福
這撫慰了我的悲傷……；

當作者看到屍體上的蛆時所見到蛆的光，以上種種引發了作者對「光」的感想，作者文中如是說：「……當靠近死亡，正面直說死亡時，眼裡所見到的一切，大都變得閃閃發光吧！」；作者因而對人往生時愈來愈覺得「寧靜而美麗」，也在往生者臉上看到不可思議的「光」，他認為那是佛陀所散發的慈愛之光。（參見本書推薦序，頁7）當他看到叔叔彌留前握著他的手說聲「謝

謝」，那種慈祥，一掃過去對叔叔看不起他的工作的陰霾，「所謂對生的執著消失，對死亡的恐懼也消失，就是煩惱消滅，超越了生死；心情真的安祥、清淨，就是獲得了寂滅（涅槃）；什麼都可以原諒，就是超越了善惡；對萬物滿懷感謝之情，除了迴向，別無其他。」

作者又引用了高更（Paul Gauguin, 19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，被稱為印象派大師。他嚮往大自然，而至大溪地過著返璞歸真的生活，終其一生）一幅畫名「我們來自何方？我們身為何物？我們去向何處？」有多篇幅的論述，這種命題是值得探討的。

筆者希望南臺灣受八八水災的生還者，能看看此書及影片，相信本書及影片會帶給他們無比的寧靜，會撫平對失去親人的傷痛，而能面臨全新的人生。📖

